

履痕

人间物语

## 云南行记

| 沈秋伟 文 |

## 在翠湖边

我独自一人，趁着夜色，行走在翠湖边。既害怕见到熟人，又难以承受无人可以言说的寂寞。想必那枯荷也寂寞如我，那茶花的残体此时也未肯眠去的罢。

川端康成一个人在旅馆里，凌晨起来，面对盛开的海棠，花的机缘令他怦然心动。而我在今夜，与翠湖猛然相遇，两厢里都深感唐突，只好无声无息，彼此心照不宣。心里被唤醒的孤独感，从上个世纪遗存下来的，今夜突然放大，历历在目，无可抵挡。

翠湖，情未泯，而思未眠，我一人，在翠湖南路的夜色里踽踽独行。“一壶春茶楼”里散发出的暖昧的光线正投射过来，将我的衣裳照得斑斓不已。而翠湖宾馆的房间，夜像一只巨兽，早已将它占领。我独自一人，回想十多年前在这湖边写下的诗句——

置细腻腻的往事于杯中  
一饮  
而尽  
时间之微醺  
……

## 驼峰机场的艳阳

一个时代的记忆，被一个机场的名字全然唤醒。驼峰航线，1942年的记忆，一条航线粉碎了一群战争狂人的野心，军国主义败象已露，中国命不该绝，盟军命不该绝，人类命不该绝。

此时，我站在驼峰机场的机坪上，享受这无与伦比的艳阳，获得的美感无比清丽、纯粹。我的心此时不再以仇恨为标签，而是以感恩为品性。

我望着驼峰机场上空的天，蓝得如此通透，几朵洁白的祥云在头顶飘过，伸手可及，一种宗教般的神圣覆盖到我的全身，使我陷于沉醉而难以自拔。真是云醉人处人不醒啊。

有我上个世纪的散章为证——

我站在大地上想洪荒时代的故事，后人将站在这儿想我的故事。

人在瑞丽  
读暖色调的美丽

川端康成在《我在美丽的日本》中倾诉其物哀主义的美学观，那些细腻而虚无的感觉，幽情而唯美的哀伤，平铺而玄妙的叙述，把我写作的经验全然麻醉，使我无法找到自我觉醒的路子。

但到瑞丽，你就有了全新的感觉。瑞丽江开阔而舒缓，江心的草洲翡翠般熠熠闪光，凤尾竹丛里的恋爱只有快乐没有哀伤，雾里看花，少女婀娜的身姿缓缓呈现，两岸风情异国情调，人们吉祥平安，有佛光普照，梦里荡漾着温润的诗意。

人在瑞丽，多待些日子，也许能挣脱川端康成给我套上的审美枷锁，也许能从普遍的物哀里脱颖而出，在自我圆满的境地中安享大地的赠予。瑞丽的美与川端的美在本质上不同，前者是暖色调的，而后者是冷色调的，前者是欢愉的美，而后者却是哀伤的美。

不去比较了，正如玫瑰与莲花各

有各的美，难以比较高下一样。此刻，葫芦丝正在吹响那暖色调的美——

有一个美丽的地方  
傣族人民在这里生长  
密密的寨子紧紧相连  
那弯弯的江水呀碧波荡漾  
一只孔雀飞到了龙树上  
啊美丽的孔雀带来幸福吉祥……

## 云南之云

云南之云原是我青春的霓裳，是我隔世写过的飘逸不堪的情书。

云南之云，尚未被尘世的颜料所浸染，清澈透明，衬着比蓝还蓝的天空，自由招展。观之，宗教的潜流涌动，心里禁不住泛起久埋于历史的感动。

上个世纪，我背弃了这无暇的云，远游外乡。今天再一次相遇，情何以堪！我的脸上写满了磨不开的难为情，忽红、忽白，一身虚汗。时至今日，我该以何面目与这老情人相见？我如何对这逝去的时光作一个体面的交代？

云却还是那云，淡定，无嗔，仿佛那岁月的波澜并未在云的心里留下一丁点痕迹，仿佛一切背信弃义都不能让云改变心性。

我望着云南的云，决意丢弃不安与萎缩，大大方方地再爱她一次。但爱谈何容易，爱正是一道多元多次方程式，求解不易，正如我当年在云岭写下的——

每当我用语言羞怯地对你说着爱的时候，我的心却在抱怨说没能确切地传递它的意思。



茶韵花香 插画 笑阳

## 想起那渠荷塘

| 时国金 文 |

老家门口有一渠大塘——夏家塘，满塘荷莲。一到盛夏，碧叶连天，荷花像星星般点缀其间。荷叶接天蔽日，水面很是清凉。双抢之时，父母因起早摸黑地在田间劳作，中午一般要歇凉，这时，我们这些中午睡不着的小家伙，就来到荷塘寻找阴凉，泡在荷塘沁凉的水中，摘一朵荷叶戴在头顶，玩着水中躲猫猫的游戏。

荷塘的东头有一湾水面，种的是菱角，就在姑父家门口。姑父是木匠，带了一个徒弟，眉清目秀，我们叫他小木匠，他是大官圩人，是姑父的表侄儿，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就来跟着姑父学门手艺。

那天，村上的爱莲在荷塘边划着腰子盆采菱角。采完了就往岸边划，到了水埠头，爱莲直起腰，准备抬脚上岸，哪知腰子盆很要，她脚还没跨出去，盆子一歪，侧向一边，爱莲连人带刚采的菱角一起泡进了水中。爱莲一骨碌从水中站起来，一时蒙了，傻傻地看着齐腰深的水里漂浮的菱角，任由长发上的水贴着身子往下淌。

正在门前树荫下干活的小木匠，立即跳进水里，把爱莲拉上岸，拽回盆子，又操起篮子在水中捞起散落的菱角。原来成熟的菱角浮于半水中，嫩菱角漂在水面上，不一会儿，菱角全捞了上来。

爱莲看着小木匠麻利的身手，眼睛都亮了一圈，就柔声说：“小哥哥，好事做到底，帮我把腰子盆背回家吧。”

小木匠咧嘴一笑：“得嘞，小事一桩。”

从此，荷塘边、街上的影剧院，经常有两人相依相偎的身影。莲塘深处，采莲蓬的腰子盆，也刚好可以容纳两个年轻的相爱的灵魂。

小木匠与爱莲谈起了恋爱的消息，像风一样传遍了村庄。

爱莲是家中的小女儿，是父亲的掌上明珠。爱莲的父亲是本队的生产队队长，不仅在本队，即使在周边地区，也是吐个唾沫一个钉，说一不二的人物。爱莲不读书后，父亲就让她学裁缝，不像别人家的姑娘，还要下地干活。早年，队长和他的一位老庚喝酒时，就为爱莲定了一门娃娃亲。对方家在外驾船跑运输，挣的是活络钱，家境不错。爱莲却一直不满意，为此常和父亲磕磕碰碰，大吵三六九，小闹天天有。说：“我的事，我自己做主。”父亲也不在意，说：“婚姻大事哪有自己做主的，不当家不知柴米贵，不养儿不知父母恩，等你成家了，就知道爹爹是为你好。”

就是那个夏天，对方家见爱莲出落成水灵灵的大姑娘，就托人来催着定亲了。自然，爱莲因心里装着小木匠，又和父亲闹了起来。

晚上，爱莲把小木匠约到荷塘边，有人瞧见两人坐在祠堂门口的础石上，出神地望着挂在空中像腰子盆一样的月亮。小木匠手里剥着莲子，爱莲仰头不语，月

光悄悄地移过树梢，印着她脸上的泪痕，也把小木匠的影子映在她的脸上。

悬着的“腰子盆”渐渐西沉，风吹荷叶沙沙作响，夜深了，小木匠起身牵起爱莲的手，帮她擦了擦泪，好言相劝着把她送回了家。础石前，只剩下一小堆撕碎了的莲蓬空壳，被残存的月光冷冷地照着。

这个夏天，爱莲坚决不同意定亲。

父亲坚决要定亲：“说出去的话，泼出去的水。更何况婚姻是大事，自古就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！”

谁也没料想，这个刚烈的女子，在一个荷花盛开的下午，喝了剧毒农药，待家里人发现，身体已经冰凉。家里人崩溃了，几个堂兄弟、小叔叔把悲痛化为满腔的怒火，一下子烧到了小木匠的头上，带着棍棒满村子找小木匠。姑父第一时间找到了正在做工的小木匠，让他赶快走。

小木匠憋着泪水，丢下工具，拔腿就跑，村上到处人声沸沸，出村的道路，也被爱莲的家里人把住了路口。小木匠灵机一动，悄悄地潜入了荷塘中，摘一朵荷叶顶在头上，屏息静气，躲过了众人的搜查。

残阳如血，残荷呜咽。小木匠又悲又冷，悄悄地爬上岸，离开村子，借着月光，向大官圩的家走去。

爱莲是年轻人，非正常死亡，按照圩乡的风俗不能进老坟山，就在荷塘边埋了一个小坟。

第二天人们发现新坟前有一朵荷花，还有烧完纸钱的灰烬。坟前的泥土板结光滑。有人说小木匠昨夜里偷偷地来了，在坟前坐了一夜。

爱莲的父亲一怒之下，让我二叔用镰刀把一塘荷莲生生地撵掉了。锋利的镰刀所到之处，一叶叶圆溜溜的荷叶刷刷地漂浮于水面，一片狼藉，相互挤压，仿佛不忍离去，在风中扬起一道道波浪，呼啦呼啦作响，像在诉说着不应该有的遭遇。

清水碧波环绕着埠子畔的一冢小坟。风吹荷塘，万物俱寂。每至盛夏荷花盛开的季节，爱莲的坟头，隔几天总会有人放上一朵荷花，含苞待放，鲜色欲滴。大家知道，是小木匠夜里又悄悄地来过。

直到今天，我再也没见到小木匠。有时回去了，问母亲，母亲说也没见过。

花落莲成，花开莲生。

李商隐说，“荷叶生时春恨生，荷叶枯时秋恨成，深知身在情常在，怅望江头江水声”。这里，恨，伴随着荷的一生。可春恨之恨与秋恨之恨，肯定是不同的恨，谁能理解那是想爱而不能的委屈，那是爱过而不得的无奈呢？

此时的荷也肯定不仅仅是荷了，那是一种悲苦、怅惘的人生。

有时我也恍惚，故乡夏家塘的荷花，和现在的荷花，是不是一种花呢？